

徐玉諾詩歌精選

真正的詩人，預先吹出：朦朧的火星中的明朗的知識。

海因史大觀 選編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



長江出版傳媒



長江文藝出版社

徐玉諾詩歌精選

海 因 史大觀 選編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徐玉诺诗歌精选 / 海因, 史大观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354-8239-6

I. ①徐… II. ①海… ②史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I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8221 号

责任编辑: 沉 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顶点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包秀洋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7.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行数: 6365 行

定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读 者

现在我不能照真实说：
我爱你！
因为我已是被你拒绝的了。

你已经想定了：
情人的装束，
情人的态度，
情人的言语。

奈何……
我爱你，
我却已被你拒绝了。

——徐玉诺

1922. 7

徐玉诺诗歌的当代性

(代序)

海 因

二〇一四年五月上旬，徐玉诺先生的女儿徐西兰老师写信给我，授意我编辑整理徐玉诺先生的诗文集。作为徐先生的同乡晚辈诗人，我当然是欣然从命。于是我就约请在徐玉诺纪念馆工作的我的学生史大观，以及我的好友著名书法家、次山书院院长王峰涛先生一起讨论。讨论中才知道，二位先生早在两年前已经开始搜集整理徐先生的相关资料，并且文本和资料占有已经相当完备，基本上可以满足徐玉诺文集（全5册）的编辑容量。所以，我们很快就敲定了编辑体例，分工明确地投入到整编工作之中。

消息传出，有数十个当代国内一线诗人表示祝贺。大部分诗人建议我在文集之外，先编一本《徐玉诺诗歌精选》。诗人朋友们认为，在先虽然有一些徐先生的诗歌选本，但由于编者注重了史学价值的呈现，而忽略了对诗歌文本的考量，所以不被当代诗人所认可。因此，如何开发徐玉诺诗歌的当代意义，编一本让当代诗人和读者相对满意的诗歌选本，就成了编者所看重的编辑体例。

徐玉诺先生的诗歌作品，在当代一流诗人群体中是有极大影响力的。这在整个“五四”诗坛，是个非常少有的经典个

案。大家都知道，就中国现当代诗歌而言，五四时期的诗歌还处在一个举步蹒跚的幼童期。冲破旧文学的羁绊，探索建设新的文学样式、新的言说方式，是那个时代文人的集体使命，很少有人顾及到“个人诗歌文本的呈现”。作为一个用生命歌唱的纯粹的诗人，徐玉诺闯进了一个似乎不属于他的时代氛围之中，没有任何功利心的（**既非社会改良者又不是新的文化秩序的重建者，他只肩负着一个弱小诗人的使命痛苦并挣扎着**）独自歌唱……这也许就是徐玉诺作为人和诗被历史严重忽略的原因吧。

在同代人眼中，徐玉诺才华横溢，诗意灿烂，诗艺的重量大于其社会重量；在后代人心中，徐玉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怪人，既有横空出世般的创作光辉，又有昙花一现似的落寞和凄凉——天马行空，首尾忽现；上可以影响同辈名家，让周作人、叶圣陶之流视为知己；下又可以让四乡八里大字不识的农民尊称为“徐圣人”。这种“诗”“人”并举、“诗”“人”分离的行为，真值得我辈诗人认真思考！

当然，考察一个诗人的写作，以及与写作有关的人和事，必须放置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来考量。只有历史才能还原一个人的真实与伟大，徐玉诺先生也不例外。徐先生的创作黄金年龄正处在“五四”这个历史变革时期，史学家们往往把“五四”新文化归类为“运动”抑或“革命”。也正是在“运动”或“革命”的鼓噪下，那时的知识分子集体扮演起了革命家和反叛者的角色；那时的文本呈现也鲜明体现着破坏性和战斗性（比如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创作），几乎不允许首鼠两端的折中妥协主义出现（比如胡适之先生的新诗探索所遭受的病垢）。像徐玉诺先生只为底层生活代言、牢牢地坚守着一个诗人的使命，痛苦着、挣扎着、歌唱着的创作行为，实在是不能被纳入

“五四”写作的主流。这也注定了他和他的诗歌创作，只能像彗星一样照彻九天，瞬间消失。

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，已有百年的历史。百年后的今天，中国诗歌无论形式和语言、探索和实践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繁荣。如果抛开“史”的角度单从诗歌文本出发对“五四”诗坛进行检索，能够被今人看中并赞不绝口的诗人诗作凤毛麟角，而徐玉诺恰恰就是那最为夺目的一个。这种“名”“实”背离的怪异现象，虽然让人觉得荒唐可笑，但也证实了徐玉诺是一个为当今而生的诗人。

徐玉诺诗歌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和价值，他的诗歌所体现出来的“开放性”和“公众性”，正是当代诗人们公认和追求的诗学标准。

所谓的“开放性”和“公众性”，是指诗歌作品在当世和后世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专业影响力。这里所关注的只是诗作，只是文本本身，几乎与诗人的声名没有关系。因此，“开放性”和“公众性”是超出时间和空间的公平概念，只要是好的作品，无论经过再长时间的消磨，终会被人发现并认可的。中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：比如宋代人发现了杜甫，杜甫的伟大确证于苏轼的研究和发现；荷兰画家文森特·梵高，生前一文不值，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突然红遍全球。

作品的隔世姻缘（滞后影响）不取决于“被发现”，而是取决于作品本身。它需有以下几个因素呈现——

一是作品表达的“有效性”；

二是语言体系的前瞻性；

三是个人“诗歌伦理空间”的建构。

纵观徐玉诺的诗歌创作及文本呈现，这些被当代诗人探索、实践的诗学话题，在其作品中都有较完整的呈现和尝试。

当我把生活结算一下，发觉了死的门径时；
死的门就嘎的一声开了。
不期然的，就有个小鬼立在门后，默默的向我示意；
我立时也觉得死之美了。

——《小诗》

当下生活介入诗歌，徐玉诺的诗歌言说方式在“五四”诗坛，绝对是独树一帜的。这一点与同时代的诗人们，几乎没有一点相像之处。他是一个歌者，也是一个农民，然后才是一个蚯蚓般在黑暗的地衣下挣扎、探索的诗人。他的所有的创作，都具有鲜明的“目击性”、“在场性”——

一个渴望人生意义的人，他带着火一般的眼睛，
赤着足跑遍了世界；
他的呻吟是苦处，
他的歌唱是无聊。

他的眼睛晕花了，他的足骨磨透了，世界也找遍了，
人生还是没意义；
他气绝了呻吟；无聊的歌声也唱不出来了。

人类的研究者说：人生的意义在掘破生物化石的半云中。他也爬上了峭壁了。

老年的哲学家说：人生的意义在十字路上。

他也曾看着人忙忙迫迫的过去了。

小孩们嘲着：人生的意义在湖底的污泥中。他也深深的沉在污泥里。

人生充满着没意义，他也气馁而且疲倦了。

一九二二，四，一四。

——《没意义的人生》

这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菲立普·拉金的写作，“拉金那些最成功的表达本真日常经验的诗歌，有百分之八十的可目击性，其余还有我们的目光和语义不能透入、但可以更深打动我们的幽暗成分”（陈超语）。让日常生活的情感成就诗歌，是徐玉诺诗歌的最耀眼特征。也许，这不是他“有意为之”，但就诗意呈现本身来看，徐玉诺不失为“最纯粹、最孤独的歌者”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现代新诗诞生于1918年，而徐玉诺大部分诗歌创作则集中在1921—1923年之间。在这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，中国诗歌不足以提供可以比学的范本。所以，徐玉诺的诗歌成就完全是天然的，他是天生的诗人，为歌唱而生、为当时的黑暗生活而生。

世界再没有比黑暗更深奥更耐爱更全备的处所了；
在那里有人类所要有而且取不尽的东西，
在那里有人类所爱看而且看不穷的美丽，
在那里有人类所要听而且听不到的低微而且浓厚的音乐……

自由莫过于在黑暗中，
快乐莫过于在黑暗中……

罩在人类头上的，将要重重落下的黑暗哟！

——《黑暗》

长久以来，我们的诗歌过度强调社会性、历史性，最后压垮了个人空间，留下了空洞而无趣的一段诗歌史。在这段历史中，诗人的自我被扬弃，被制约，诗歌的灵性被扼杀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诗歌才出现了多元新生的局面。直到今天，诗歌经历了无聊的“宏大叙事”和夸张的“私情表白”以后，诗人们自觉到迷恋于私人化叙述、无限放大诗歌中的“我”的狭隘和局限，同样会“减缩了诗歌的能量，使诗歌没有了视野，没有文化创造力，甚至还影响到它的语言想象力、摩擦力、推进力的强度”（陈超语）。

所谓“诗歌伦理空间”抑或“公共空间”，绝不是一个想象性空洞概念，而是个人融入时代、融入生活、个人定位明确的诗学呈现。它要求诗人既是个人情感的代言人，又是所属时代、群体的代言人。这样的诗人和创作，不是站在所谓的历史制高点上，而是深陷于时代群体的生存之中痛苦、挣扎、歌唱，使自己的诗作“饱含具体历史语境和个体经验的张力”，从而“构筑宽大而又具体真切的视野”（陈超语）。这样的写作，即使对当代诗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课题。

跟随者

烦恼是一条长蛇。

我走路时看见他的尾巴，

割草时看见了他红色黑斑的腰部，

当我睡觉时看见他的头了。

烦恼又是红线一般无数小蛇，
麻一般的普遍在田野庄村间。
开眼是他，
闭眼也是他了。

呵！他什么东西都不是！
他只是恩惠我的跟随者，
他很尽职，
一刻不离的跟着我。

又：

火灾

没有恐怖——没有哭声——

因为处女们和母亲早已被践踏得像一束乱稻草一般死
在火焰中了。

只有热血的喷泼，喝血者之狂叫，建筑的毁灭，岩石
的崩坏，枪声，马声……轰轰烈烈的杂乱的声音碎裂着。

没有黑夜和白昼——

只有弥满天空的黑烟红火，翻反的尘土焦灰流荡着。

我们晕醉，东倒西歪的挣扎着……我们的脚下是死的
放着热烈蒸汽的朋友，兄弟姊妹的身首；呼吸的是含着焚
烧亲人的香气；我们喝的是母亲的血……

——没有诗，只有快要酸化的心底跳动——

徐玉诺是个彻头彻尾的代言者，他的痛苦和快乐（如果有快乐的话）源自他的群体——那些命如薄纸、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劳苦大众。所以说徐玉诺首先是他群体的代言者，然后才是诗人。他的心中“没有诗，只有快要酸化的心底跳动”。

徐玉诺的诗歌语言是有疼痛感的，这疼痛感来自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层体验与承担。今天的读者有一个共识：徐玉诺的诗“很好读、很易懂，但很难写出来”。“很好读、很易懂”是指他的诗歌的开放性因素，是指他的诗歌语言无意间回避了那个时代一些标志性语法和词汇，只留下了最本真的情感元素。所以，让今天的人读起来自然就感觉“很好读、很易懂”。而“很难写出来”看似是指涉徐先生诗歌的语言和形式，其实不然。在我看来，他与诗人的诗歌功利心有关。只要深入研究过徐先生诗歌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，那就是他的创作与时代无关、与名利无关、与诗歌语言无关（无意于诗歌语言的构制），他把所有能量都集中在歌唱和言说之上。这就是他的诗歌创作看似简单、其实很难模仿的原因所在。

郑振铎在1922年版《将来之花园》卷头语中说：“玉诺总之是中国新诗人里第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。”像徐玉诺这种一洗书卷氤氲、不受社会道德羁绊（至少没有拿社会道德做幌子）的天然歌唱型诗人，古今中外并不多见。中国的古诗十九首（无名氏），俄罗斯的叶赛宁、曼德施塔姆、茨维塔耶娃，古希腊的萨福以及各个历史时期、各种语言背景下的行吟诗人们，他们所留下的诗歌作品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珍贵的记忆。

总之，徐玉诺的诗作归属于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创造，其文本的当代性呈现，使之在当今的读者中依然有强大的吸引力；对当代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们，也有借鉴价值。相信，只

要我们能够系统、有规划地对之进行研究，徐玉诺的诗歌将会越来越光彩照人！

本选集之所以取名《徐玉诺诗歌精选》，完全是为了附和当今读者的阅读惯性，并不代表编者比前人高出多少。大家都知道，由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出版的《将来之花园》，是后世研究者公认的权威选本，也是徐玉诺先生诗歌创作的高度和精髓所在。因此，《徐玉诺诗歌精选》并未擅自取舍，完全忠实于1922年版《将来之花园》之原貌，以再现前辈编者的卓识与心血。所取舍者，一是徐先生“杂诗”系列中那些时间、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部分诗作；二是一些叙事性因素较强的诗作。

由于徐先生诗歌文本中自然而生成的相关“时间屏障”和诸多方言俚语的介入，编者在部分诗作后面添加了相关注释，以供当今读者研读。因此，关于“注释”中的种种遗漏和错讹，均属《徐玉诺诗歌精选》编者所为，与前人无关。特此声明。

2014年12月

玉诺的诗^①

叶绍钧

假设我没有记忆，
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。
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。

这是玉诺的许多杂诗的一首。他最慨愤于记忆，因为他是一切痛苦罪恶丑陋等等的泉源。虽然记忆也帮助人类造成了许多事物，但比起他所给与的苦恼来，实在同一粒粟和一个大海。我常这么空想：“不要管生物学的方法，也不要说一切事物有自然发生，欲适其宜的倾向，我们且为假想，倘若当初不走了倾向现在的路，或者没有了记忆，使后人无从踪迹昔人的路，现在将成什么情形？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从我们的心愿说，也许到现在的时候，绝不同现在的情形，却要佳胜得多吧。”玉诺不但这么空想，他并且辨出了记忆的味道。他又一首小诗说：

当我走入了生活的黑洞
足足的吃饱了又苦又酸的味道的时候，

^① 此文又发表于1922年6月1日《时事新报·文学旬刊》第三十九期。

我急吞吞的咽了咽；

我就又向前进了。

历史在后边用锥子刺我的脊梁筋；

我不爱苦酸，我却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。

他的记忆确是非常的酸苦。只就他的境遇说，他的家乡在河南鲁山县，是兵和匪的出产地。他眼见肩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地走过；他眼见被杀的尸骸躺在山野；他眼见辛苦的农人日间给田主修堡，夜间更给田主守堡，因为防着抢劫；他在因运兵而断绝交通的车站旁边，眼见在尘埃里挣扎的醉汉，止求赏一个钱的娼妓，衙门里的老官僚，连路赌博的赌棍，东倒西歪的烟鬼和玩弄手枪的土匪，而且与他们做伴。当初同他一起的人，后来他觉得他们变了，虽然模样依旧，可以认识；更使他几乎发狂般伤心，尝到记忆的最酸苦的味道。他曾对我说：“在我所居住的境界里，似乎很为繁复，但十分简单，止有阴险和防备而已！”我虽不能尽知道他所有的记忆，只就“阴险和防备”想，倘若拾起来搁在舌端，已足使我们哭笑不得了。

他咒诅这“阴险和防备”的境界和人物的诗很多，现在随便举他一首题做“鬼”的：

什么东西不变成鬼呢？

但是人的鬼比

臭蒜的鬼，狗的鬼，狼的鬼更可怕；

因为我们料定

他会演出人类的丑来。

他能戴着礼帽……同人一样，

并且做着人的事情。

人的鬼保存着人类的记忆，“他会演出人类的丑来”，所以他以为“更可怕”。在这等境界和人物之中，当然只有咒诅，只有悲痛，而无所期求。但当咒诅倦了，悲痛像波浪一般暂时息了，也有一些微小的期求，希望环绕他的境界和人物能够给与他。他以为如能达到这个目的，也可以算起码的满足了。他今春独寓在上海旅馆时，有一首小诗：

谁来给我说句话？

——不须怎好，只要是平安心肠。

谁来给我一个笑？

——不必含着什么爱，只要是内心如此，不含着什么
阴险思想。

这起码的满足“一句话”“一个笑”，恐怕没有人给他吧？他的记忆里边，恐怕终于没有新鲜的可慰的东西吧？他虽然也说“我却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”，但一种矛盾的思想，对于“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”的海鸥，却羡慕了。他的海鸥诗就是写在下面的：

世界上自己能够减轻担负的再没过海鸥了。

她很能把两翼合起来，头也缩进在一翅下，同一块木板似的漂浮在波浪上；

可以一点不经知觉——连自己的重量也没有。

每逢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总乘着风飞了飞；

但是随处落下，仍是她的故乡——

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，一样是起伏不定的浪。

在这不能记忆的海上，她吃，且飞，且鸣，且卧……

从生一直到死……

愚笨的，没有尝过记忆的味道的大海鸥呀！

你是宇宙间最自由不过的了。

当然的，他要同海鸥一样，漂浮在“不能记忆的海上”过他的生活，是做不到的。所以他赞美颠倒记忆的幻梦，羡慕泯亡记忆的死灭，以为在这两个境界里，尝到的总不是现在所尝到的苦酸的味道了。这一类诗很多，以下略抄几首：

小诗

人生最好不过做梦，

一个连一个的

摺盖了生命的斑点。

将来的花园，

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，慢慢的把破布一般摺叠着的
梦开展；

这就是我的工作呵！

我细细心心的把我心中更美丽，更新鲜，更适合于我
们的花纹织在上边；预备着……

后来……

这就是小孩子们的花园！

问鞋匠

鞋匠，鞋匠，你忙甚？